

列寧在一九八年



作 瓦 洛 戈 托 拉 茲 · T
勒 勤 普 卡 · A

譯 秋 淡 林
行 印 店 書 華 蘇 南 蘇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著者 T·A·托洛茨基
譯者 普漢

蘇南新華書店印行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著者

T. 茲拉托戈洛瓦
A. 卡普勒

譯者

林淡秋

出版

蘇南新華書店

無錫公園路卅一號

印刷

蘇南新華書店印刷廠

無錫南門外南禪寺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錫)〇〇〇一——三〇〇〇

本書係根據山東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八月版本翻印

一九一八年七月

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處境非常困難，英國干涉軍已向該國北部進攻。日本干涉軍正在遠東實行大屠殺。土耳其軍隊進攻着南俄各城市。

捷克斯拉夫的俘虜們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心燃起暴動的毒焰。哥薩克將軍們進逼察里津（Tsaritsyn），企圖跟捷克斯拉夫軍隊相會合。

在共和國的心臟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起了暴動。

蘇維埃共和國流了血，受了戰爭的苦刑，又被飢餓的毒手扼得轉不過氣。

人民委員會辦公處的廊道。

每堵窗跟放着一張檯子，檯上放着電報機。電報機响噠地響着。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人民委員會主席列甯……」電報員用單調的聲音對秘書讀着電報。『此間絕無穀麥可送。塞米諾夫無法執行你的命令。……』

另一架電報機：

「……嚴厲鎮壓暴動。……」

電報機响噠地響着。

「……一切煽動者反革命的間諜，不管地位如何，一律當場槍斃！人民委員會主席列甯。」
電報受信紙從第三架電報機裏爬出來。一個沒精打采的疲倦的電報員，嘴裏嚼着黑麵包，
陰道：

「……迭向人民委員會軍事委員申請迄未獲助……前綫局勢嚴重……沒有砲彈……」。
電報員剎那間停止嚼麵包，閉上眼睛。受信紙繼續爬出來，電報機不斷的響。

列甯的辦公室，隱約可以聽見廊道上電報機的响噠聲。

在房角一把椅子裏，坐着麥克沁·高爾基。

列甯的聲音在門外響着。列甯暴怒，出現在門口。

「……我再告訴你，這是愚蠢的寬大！」列甯對跟在他後邊的人大聲說。於是：「請進——
你不要先進去嗎？進來，進來！」

波爾耶珂夫惶亂得面紅耳赤，走過站在門口的列甯身邊，走進辦公室。

「我們是在爲國服務，我的朋友，現在你應該瞭解這個觀念了，」伊里奇憤憤地繼續說道，
關上門，沒有注意到角落裏的高爾基。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波爾耶珂夫打斷列甯的話頭，「有人在這裏等你。」
列甯突然轉身，看見高爾基，連忙走到高氏跟前。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好嗎！對不起，請等一息。我們的談話立刻就要結束了。」
「他們教我坐在這裏等你。我要妨礙你們的談話嗎？」

「不，不！沒有一點妨礙！……波爾耶珂夫同志，你不要希望因為高爾基在這裏，我會停止指摘你的錯誤。……你們會面過嗎？麥克沁·高爾基同志——波爾耶珂夫同志……現在聽着：不管過去做過什麼革命的勞作，不管過去替黨做過多少工作，不管年紀多麼大，我們都不能加以考慮。絕對不能——如果我們他做出損害蘇維埃政權的事情！我們決不容許那些紳士在仁慈的波爾耶珂夫同志的羽翼下妨害我們的工作……」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我瞭解的……」

「這不是真話，你並不瞭解這個……」伊里奇打斷對方的話頭。「如果此後你還不瞭解，我們非嚴厲懲罰你不可，雖然你是出色的人物，而且是老布爾什維克。」

「我同意，」波爾耶珂夫說，窘得臉孔緋紅。

「那就好了！」列甯突然浮出孩子般的坦白的微笑。「這裏是給你的命令——必須嚴格服從這些命令。請不要再用寬大對待那些紳士。」

「再會。佛拉基米爾·伊里奇，」波爾耶珂夫說，微笑着。

伊里奇跟他握了手，走到高爾基跟前。

「看見你真是高興呀，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好久不見了。」

「你罵了一個人，又能使他高高興興地走了開去，真是了不起的本領。」高爾基說。

「嘿，嘿，……你近來怎麼樣？」

「我天天忙忙碌碌，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忙碌。」

「我也聽人說……你很忙，我相信你在幹着偉大的有趣的工作，對於蘇維埃政權很有幫助的工作。」

一種幾乎不能辨認的微笑出現在高爾基的鬚髥下。

「你大大過獎了我的勞作。這是很教人歡喜的。」

列甯愉快地笑着。

「告訴我你需要什麼，我就會知道你在做着什麼工作。我想你是來要求什麼的吧？」

「這是不消說的。我甚至帶來一份表冊。」

「給我看。」

列甯拿過表冊，走到檯跟，讀着牠，連忙在某幾項下劃了底線。

高爾基在列甯旁邊坐下。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首先必須供給作家們和科學家們糧食，否則他們要餓死的。」

伊里奇在高爾基的表冊邊上寫了些附註。

「還有一件事情，」高爾接着說，「昨天伊凡·彼特洛維支·巴夫羅夫又拒絕到外國去。這是他第十六次的拒絕。他是一個天才，一個容易發脾氣的老頭子……他實驗室裏的必需品也寫在

我的表冊裏。」

伊里奇翻着高爾基的表冊，聽高爾基說話，不時抬頭向他瞥視。

「這是很重要的，」高爾基繼續說。「紙，一間印刷所，還有，請原諒我的嚙嚙，鞋，科學家們的襪子還沒有破，但鞋子都破了。差不多個個人的鞋子都破了。他們必須走很多的路，爲了我尋「我們的日糧。」」

列甯微笑着。

傭婦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進來。

她捧着一個盤子，上邊放着一杯茶和一塊黑麵包。

列甯在檯子上清出一塊放茶和麵包的地方。

「謝謝你。請放在這裏。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吃過飯嗎？」

「吃過了。」

「說謊吧？」

「的確吃過了。」

「喝點茶好嗎？」

「不，謝謝你。」

「好的，我們盡可能照辦好了，」列甯說，把高爾基的表冊放在一邊。「我覺得你心裏還有什麼別的事情。」

「是的。」

「有誰被捕了，你要替他辯護嗎？」

「正是這個。」

「我知道的。」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巴塔雪夫教授被捕了。他是好人。」

列甯皺眉頭。

「你所謂「好人」是什麼意思？他的政治立場怎樣？」

「巴塔雪夫時常包庇我們的人。」

「一般地說，他也許是非常仁慈的人。以前，他時常包庇我們的人，現在他正在包庇我們的敵人吧？」

「他不過是個純粹的科學家。」

「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我是冷酷的人，不容易信任別人的，然而我甘願替他担保。」

「我能說什麼呢？」列甯蹙着眉頭。「你的話是那樣鄭重。」他寫了一張條子。「請你去跟法立克斯·愛特夢多維支（註）商量一下。他辨別是非的本領很高的。」他把條子給高爾基。

註：即捷爾仁斯基，「契卡」（Cheka）的首腦。「契卡」是當時專門偵緝、懲辦反革命份子的機關。

「不過你爲這種事情奔走，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正在幹着偉大的有用的工作，這些落伍份子只有妨礙你的工作。」

「也許我是老了，但我總不忍看人們受苦，即使他們是無用的人。」高爾基說。

列甯站起身，輕快地從一個角落走到另一個角落。

「是的，這在他們是很難受的，」他說。「聰明人當然懂得：他們已經連根帶柢地拔掉了，他們永遠找不到土壤來培養自己了。」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高爾基靜默一會後說，「我從沒有碰到過第二個人像你這樣熱愛人類，這樣憎恨人類的災禍和苦難，這樣厭惡我們生活的卑污。我想你一定瞭解我的。」

列甯走向高爾基，停在他的面前。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列甯說，眼睛直望着高爾基的眼睛，「我親愛的高爾基，你是一個非常的人，偉大的人，但你被憐憫的鎖鏈束縛住了。把憐憫丟掉吧！用苦汁毒害你的心，用眼淚蒙蔽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辨別是非就沒有以前那樣清明了。把這種憐憫丟開吧！」他一揮手，好像堅決地砍掉什麼東西似的。

「你知道光是接濟莫斯科一處的食糧，我們需要多少麥子嗎？……你看看這個。」列甯從檯子上拿了一份表冊給高爾基看。

「我只有這點麥子，」列甯接着說。「即使每人每日發給八分之一磅麵包，所有麥子在兩天內就要完了。一點麵包屑也不會有了。莫斯科的人們要餓死了。但同時這些壟斷食糧的混蛋和富

農却在做食糧生意。他們把麥子藏起來，投機取利。有兩百名最大的投機家被「契卡」捉住了。你要我們怎樣處置他們呢？寬恕他們嗎？憐憫他們嗎？」

「殘酷是必要的，」高爾基說，也站起身來。他站着，兩手挽在背後，對列甯俯着身子。「沒有殘酷，你就不能破壞舊世界，改造舊世界，我懂得這個。但有時我們的殘酷也許是不必要的。這是不必要的……只是引起恐慌。」

「兩個人格鬥的時候，」列甯說，兩手的食指一齊伸了出來。「你怎能分辨哪一擊是必要的，哪一擊是不必要的呢？現在這不是一種格鬥嗎？不是一種堅持到底的格鬥？」

電話機響。

列甯抓起耳機。

「喂……是的……你好呀？對不起，請等一下，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他說，一邊用手掌掩住耳機。「是的，說下去吧。」

列甯注意地聽着，頭偏在一邊，兩眼眯細着。

「不，不！你千萬不要派他去！」他突然說，好像打斷誰的話頭，於是轉臉向着門口：「什麼事情？」

人民委員會的祕書波巴利夫站在門口。

「珂洛巴夫來了。你請他來的嗎？」

「請他進來……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不要走。他是彼得堡的一個老工人，一個出色的

活動份子。」（又聽電話：）『是的，我剛纔說千萬不要派他去。第一，他不能聽取任何人的意見，他只能向別人說教。而且他堅決相信自己比任何人聰明。這是什麼樣領袖呢？』（對進房來的珂洛巴夫說：）『進來，斯丹潘·伊凡諾維支。你好呀？你們認識認識吧。』

珂洛巴夫，一個中等身材，兩眼機敏的枯瘦的老人，輕快地走到高爾基跟前。

『麥克沁，高爾基同志！認識你，真是高興得很。』

『我們以前沒有碰到過嗎？』高爾基問，一邊跟珂洛巴夫握手。

『不幸得很，沒有碰到過。我以前不過知道你。一個人從遠遠地方也能知道你的。』

列甯向珂洛巴夫和高爾基投了愉快的滿意的一瞥，繼續跟電話裏的聲音談話。

『那是另一件事。請你聽着。我要你把照等級分發日糧的計劃書審閱一下。組織封鎖隊（註）的事情嗎？是的，必須立刻組織起來。好，再會。』

列甯掛上電話。

『好，把一切告訴我們吧，』他轉臉對珂洛巴夫說。『你總有一些很有趣的專情報告的。』
『有一點事情報告你。我最近到鄉村去過，』珂洛巴夫說。『光景實在有趣！』他熱烈地用勁地說。他簡直不能坐在一個地方，屁股一直離開座位。『富農們發火了，佛拉基米爾·伊里奇。他們準備作戰了！斧頭，來福槍，甚至還有機關槍！』

註：饑荒時期用以打擊食糧壟斷的特種隊伍。

列甯注意地聽着，他用手窩遮在耳眼。他的微笑的眼睛閃着滿意的光。珂洛巴夫所報告的事實對於列甯是重要的，必要的。

「豈有此理！麥的事情怎麼樣？」列甯問。

「麥是有的，正像你說的一樣，但麥的主人是誰？是那些寄生蟲，他們不肯把麥給我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他們把它運到城市去，做投機生意，一普特賣兩百盧布。你說一句無產階級的話，他們就回答你一打罵人的話，村裏頭窮人都餓得發腫，有的餓死了，在彼得堡，沒有一個孩子吃得飽。在這裏莫斯科，情形也是一樣……在俄羅斯，又存着很多很多麥……目前的情形就是這樣，佛拉基米爾·伊里奇！」

雖然珂洛巴夫說的事情都是不愉快的，但列甯臉上的表情幾乎是一種滿意的表情，因為他希望從珂洛巴夫口中聽到的重要事情果然聽到了。

「如果我們不幫助鄉村——請原諒我的冒昧——蘇維埃政權就很難維持！」珂洛巴夫接着說。『當然，當然！富農們，他們會給我們顏色看的！』伊里奇同意他的話。

「你以為這是什麼樣事情呢，是開玩笑的事情嗎？你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的！」珂洛巴夫說。『自然！你想我們怎麼辦好呢？』珂洛巴夫對列甯彎過身子。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我不知道你的意見如何……我們派工人到鄉村去好不好？派幾千工人跟他們的家族同去，把貧農集合起來，跟工人們共同對付富農們。這樣一來，富農們就吃不消！是不是？」

『如果你把中農也吸收進來，富農們就吃不消。』

珂洛巴夫跳起身來。

『他們一定吃不消！給我們槍，同時請你對富農們不要太軟，那麼食糧不成問題，蘇維埃政權就能支持下去！』

珂洛巴夫重又落在椅子裏。

『很對，斯丹潘·伊凡諾維支，』列甯說，現在不微笑了。『你對於當前政治局勢的估計非常正確，你的結論是很對的。派遣工人羣衆到鄉村去，這真是一個絕妙的主見。我們一定要立刻實行這個計劃。你什麼時候到彼得堡去？』

『今天。』

『巧極。這裏是一封給彼得堡工人的公開信，你帶去好了。讓我們立刻幹起來。對嗎？』

『很對，佛拉基米爾·伊里奇。』

珂洛巴夫站起身來。

『等一息，』列甯說。『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伊里奇向高爾基斜瞥一眼（別人很難看出他這個眼色）。『我們應該怎樣對付我們的敵人？你的意見怎樣？』

『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不懂得，』珂洛巴夫惶惑地說。他顯然不明白伊里奇為什麼問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打擊敵人。我覺得這就是對付他們的方法。』

『但怎樣「打擊」他們呢？用言語呢還是用武力？』

『對不起，我不很明白。但有什麼言語能够說服他們呢？』珂洛巴夫惶惑地問，一邊望着高爾基，好像請求他的幫助似的。『你想用言語說服敵人，敵人却扼住你的咽喉。這麼一來，我們的整個革命都要停止活動了。』

『是的，是的，』列甯說，一邊轉過臉，爲的是要掩藏他兩眼裏的愉悅的火花。『但社會主義革命必須是最講人道的革命。爲了這個人道主義，我們不應打擊任何人嗎？』

『我們不應該打擊社會革命黨員？不應該打擊搗亂份子？不應該打擊富農？我們必須狠命打擊他們的腦袋，使他們的靈魂脫離他們的軀殼！這就是我的意見。』

『你要知道，』列甯固執地說，『有些人一邊承認我們需要殘酷，同時又說我們的殘酷有時是不必要的。這就是他們的論調。』

『佛拉基米爾·伊里奇！』珂洛巴夫真正發怒了。『你今天怎麼了？你在玩弄我嗎？誰的殘酷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只要看看我們週圍的情形！全國都燃燒起來了！幾百年來，工人們的血一直像河流一樣流着！現在却要憐惜那些廢料，使一切都向後轉？……有一個時候，我們四面八方都被人緊緊壓迫着哩。你不必到遠處去問別人——高爾基同志在這裏，問他好了。他嚐够了過去苦痛生活的滋味。請你去問問他吧。』

高爾基咳着，嚼着鬍鬚。

列甯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突然大笑起來。他笑着很特別的笑，身子往後靠着。

珂洛巴夫驚異地停住話頭。

『什麼一回事，佛拉基米爾·伊里奇？我說錯了嗎？』

『不，不，斯丹潘·伊凡諾維支，你……你……你的話句句都是很對的……但我剛纔在這裏跟一個同志談了一下……而且記得……』

列甯大聲吼着，揩掉一顆眼淚，於是突然停住話頭，嚴肅地看着珂洛巴夫。

『是的，斯丹潘·伊凡諾維支，是的……我們的殘酷是迫不得已的殘酷；這一點將爲人們所瞭解，他們會替它辯正。一切都將爲人們所瞭解，一切。』

電話機響。列甯抓起耳機。

『喂。請稍稍等一息。』

『一切都將爲人們所瞭解，』列甯重說了一句，用手掩住耳機。『好，祝你平安。你在離開莫斯科以前再來這裏談談好嗎？』珂洛巴夫向他告別。高爾基站起身來。

『你沒有動氣嗎，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列甯問。

『完全沒有，』

『你下次來莫斯科，一定要來看我呀。』

『不必邀請。不請我，我也會來的。』

『喂，』列甯說，又拿起耳機。……

高爾基和珂洛巴夫走到廊道上。

在這裏，電報機咄咄地響着，祕書們用單調的聲音口授着電文，電報員們讀着受信紙。一切電報都是關於糧食，糧食，糧食；關於富農暴動；關於前線無盡止的要求。戰鬥着的民衆的思想和希望都向這裏，向人民委員會，向革命俄國的心臟，向列甯，流來。

萬西利沿着廊道走來。

他走進列甯的辦公室，關上門，站在那裏。列甯沒有看見他，他正在電話機上說話。

『你得下令徵發一切印刷所裏所有的 yat i kverdy'e znak (註)。這樣一來，他們就再不會用古體字寫東西了。在一般的場合，對他們說話不妨嚴厲一點，不要胆怯，應該學慣政治家的語調……現在聽着：廢除不動產私有權的命令，明天必須發出，絕對不能再延緩了……什麼？……一點不錯，因為政治局勢緊張極了。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決不能動搖，決不能玩弄政治……好，再會。』

伊里奇掛上耳機，抓起另一個耳機。

『我在等着前線的報告。報告一到，請立刻送到這裏來。』

他看見萬西利，連忙走到萬氏跟前。

『喂，萬西利同志！喂，我親愛的朋友！』

『你好呀，佛拉基米爾·伊里奇！』

『請坐——這裏坐，靠近些。』

註：這是兩個古體俄國字，十月革命以後，它們被廢棄了，爲要使大衆更易於寫讀。